

王恩桥 著

焦庄户的故事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

焦庄户的故事

王恩桥 著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209号

焦庄户的故事

王恩桥 著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)

顺义县小店印刷厂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张 4 字数 74千字

1993年11月北京第一版 1993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ISBN7—5402—0778—7/K · 0247

印数：1—8,000册 定价：2.40元

前 言

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，焦庄户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，用地道战为主的斗争形式，对侵略者和压迫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，为国家、民族，也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，被授予“人民第一堡垒”的光荣称号，谱写了一曲英雄的赞歌，留下了一串感人的故事，是顺义县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个光辉典型。

建国以后，焦庄户地道战遗址曾不止一次地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注，得到过党、国家和军队其他领导人的关怀，引起过作家艺术家的创作灵感。几十年来，这里共吸引了近万名国际友人和近百万名国内观众的参观，使焦庄户成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京郊重要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和参观旅游景点，以丰富的历史资料、光荣的革命传统、优美的自然风光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党史工作者和文化文物工作者的兴趣，对全县旅游事业的发展也起了带头作用。

近年来，县委党史办按照上级的要求，在广泛征集历史资料的基础上，进行认真的研究整理，搞出了不少的科

研成果，这本小书就是其中之一。它以真实的历史资料、生动的故事情节和通俗的语言文字，再现了焦庄户地道战的历史，展示了焦庄户老一代的战斗风貌，是关于焦庄户历史的一份比较系统的文字资料，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本比较生动的教材。它的出版，对我们搞好革命传统教育，搞好党史研究和发展旅游事业都具有积极的意义。

我们希望通过这本小书的出版发行，推动全县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。各有关单位要密切配合，搞好发行工作。通过宣传焦庄户的故事，进一步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，从历史中吸取精神营养。首先，要进一步认识“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新中国”的真理。焦庄户人民在漫长的历史中，曾有过不止一次的抗暴斗争，但都没有取得胜利。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才使革命走上胜利的坦途。其次，要学习焦庄户人民敢于斗争、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，他们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和有现代装备的国民党顽伙，英勇斗争，先后对敌作战150余次，歼敌近200人，缴获了大批武器装备和军事物资。特别是1948年的二月激战，他们百余名民兵，靠着简陋的武器装备，竟抗击了国民党顽伙1400余人的进攻，创造了敌我作战十四比一的光辉战例。这种精神对我们克服发展经济中的畏难情绪，无疑是重要的。再次，要学习他们善于斗争的聪明智慧，讲究战略战术。当年，他们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，既注意消灭敌人，又注意保存自己，学习并发展了地道战的形式，使自己的不利条件变为有利条件，扩大了战果，又减少了损失。这种精神对我们学会搞经济建设也有现实的意义。总之，我们要以史为鉴、用历史的经验和革命的精神，搞好

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，为把顺义县建设得更加美好而奋斗。

赵 义

1993. 9. 12

目 录

在很早很早以前·····	(1)
要活命，闹革命·····	(7)
在敌人眼皮底下·····	(12)
掩护八路军·····	(16)
甬想抓住“老统一”·····	(20)
瓜地除奸·····	(24)
深夜筹枪·····	(29)
修建“地下长城”·····	(33)
伏击日伪军·····	(39)
端炮楼·····	(44)
护理伤病员·····	(48)
虎口脱险·····	(53)
打退顽伙的进攻·····	(58)
气壮山河·····	(62)
二月激战·····	(69)
张敬贤传奇·····	(74)
马文藻的故事·····	(82)
浩然和萧永顺·····	(95)
焦庄户民兵斗争大事年表·····	(109)

后 记..... (112)

焦庄户地道示意图

在很早很早以前

在北京市顺义县的东北角，距东直门60公里的龙湾屯乡，有一个叫焦庄户的山村。它背靠燕山余脉的歪坨山，面临潮白河支流的金鸡河，是一个“睡觉不老实，一个滚能打到怀柔县，撞倒平谷城，踹翻密云街”的边界村庄。又是一个“歪坨山上有多少石头，山下有多少野花，金鸡河里面有多少水纹，河边有多少脚印，焦庄户就有多少故事”的神奇村庄。

电影《地道战》在这里拍过外景，影片中那位纯朴憨厚、德高望重的老村长高老忠，和焦庄户的老村长马福的事迹十分相似。

长篇小说《艳阳天》的作者浩然在这里体验过生活，书中的很多故事源于这里，主人公萧长春的原型萧永顺还住在这村。

这里有张爱萍将军题写的匾额，有迟浩田总长挥洒的墨宝，还有杨成武将军、李运昌同志留下的足迹。

这里曾有过世界一百零四个国家和地区的8400多人的感慨，有过国内近80万观众的赞叹。更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周恩来总理在接待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计划上曾经批示：“要参观焦庄户。”

到焦庄户看什么？当然是看地道战遗址纪念馆，这里是北京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是顺义县中小学革命传统教育中心。

就是这个焦庄户，从1939年到1943年五年中，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进行了开辟地区、建党建政、筹措枪支、修建地道的伟大斗争。

就是这个焦庄户，从1943年到1948年六年中，他们同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伙作战150余次，歼敌近200人，缴获步枪100余枝，子弹3500多发，电台1部，还炸毁日军汽车1辆，荣获东部顺义县政府授予的“人民第一堡垒”的光荣称号。

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村，咋有这么大的魅力？怎么这么神奇？

让我们从头说起。

自古以来，勤劳质朴的山民们就在这里开拓荒原，耕耘播种，过着“日出而做，日没而息”的和平生活。他们劳动，创造，追求，探索，留下了很多美丽动人的传说……

据说，在很久很久以前，歪坨山下住着两户人家，一家是石匠，开山凿石，雕像刻碑；一家是瓦匠，砌石垒砖，修房造屋。两家互为邻里，互相帮助，你来我往，和睦相处。

石匠有个儿子叫玉河，瓦匠有个女儿叫香黛。俩人从小一块玩耍，一块干活，好得就象亲兄妹一般

转眼之间，玉河长成了大人，他身材魁梧，眉目清秀，一表人才；香黛也到了青春年华，生得身材窈窕，容貌俏丽，出落得水葱一般。俩人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情深意

笃，私订终身。真是天生的一对，地造的一双啊！

谁知瓦匠却由贪杯恋盏，发展到酗酒成癖，拉了一屁股两肋的饥荒。又酒后无德，收了老财的十两银子，就把香黛许给了财主家的阔少，约定三日后成亲。香黛至死不从，哭天喊地，苦苦央求，连瓦匠也活动了心眼。怎奈花了人家的银子，也就顾不上骨肉亲情，不管女儿死活了。香黛没有办法，就去找玉河商量……

娶亲这天，香黛化悲为喜，巧扮梳妆，哄得瓦匠眉开眼笑，频频举杯。香黛却乘他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，逃出家门，使吹喇叭的吹破天，抬轿子的空欢喜……

玉河和香黛一不要嫁妆，二不要彩礼，空着两手上了歪坨山。玉河用从父亲那里学来的石匠手艺，开了一个又长又宽的山洞，两人就在洞里成了亲。一直熬到瓦匠死后，夫妻二人才搬出山洞，在现在焦庄户的地方修造了房屋，过上了男耕女织、白头偕老的生活。有人说，他们就是焦庄户最早的村民，现在歪坨山上的香河洞，就是香黛和玉河当年住过的石洞。

后来，也不知过了多少年，焦庄户一带人多了，村密了。人们早出晚归，春种秋收，年年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因为焦庄户村北的大山里住着一一条小白龙，它银鳞亮甲，白须白尾，能呼风唤雨，驾雾腾云，又心地善良，助人为乐。不但平时涝排积水，旱降甘霖，逢年过节，还凌空飞舞，欢庆丰收。人们感谢它给带来幸福和吉祥，在山下修了一个水湾，让它休息游泳。（就是现在的龙湾屯）还给它烧香磕头，供奉香火

大山里的黑虎精知道以后，非常嫉妒，就飞下山来，

和小白龙做对。小白龙放水排涝，黑虎精就呼风唤雨；小白龙降水浇田，黑虎精就扇风点火。还招来沙妖虫怪，制造灾害……

于是，小白龙就和黑虎精打了起来。他们一会儿翻山越岭，扑打拼搏；一会腾云驾雾，来往争斗。黑虎精在山里修炼多年，道行很深，只是心地狠毒，专门作恶。它上窜下跳，恨不得一口吞掉小白龙；小白龙也不甘示弱，张牙舞爪，想把黑虎精打翻在地。他们大战了三天三夜，直打得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，还是不分胜负。乡亲们担心小白龙吃亏，就仰起脸来望着天空，往天上扔馒头给小白龙充饥。小白龙受到鼓舞，越战越勇，乘黑虎精不备，一爪把它打下云头，跌进山谷，奄奄一息。小白龙也追到山下，想一鼓作气，除掉黑虎精。谁知疲劳过度，趴在了山坡上，再也飞不起来。于是，它使尽全身力气，舞动龙爪，扒下山石，把黑虎精砸死在山涧里。小白龙也劳累过度，力竭身亡，化作一座小山，这就是焦庄户村北大北坞村外的龙扒山……

这古老的故事，美丽的传说，寄托着焦庄户人民追求幸福、热爱自由和抑恶扬善的愿望。但故事终归是故事。

焦庄户的历史应该这样述说。

建国后在村北3里地的大北坞村发现的文物证明，早在4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，这一带就出现了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聚落，人们已经学会了种植庄稼、饲养家畜、缝制衣服和建造房屋，已从原始状态步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。最迟在清代以前，这里就有了一个叫庄窠的小村。到了民国时期，也许是嫌庄窠村名太小气吧！就以村

里焦姓人多的理由改称焦庄户。经过多年的生息繁衍，到抗日战争以前已发展到190多户，800多口人。

这里有山有水，有田有林，气候温和，雨量适中，土地肥沃，农产丰富。顺义县号称北京的粮仓，焦庄户一带又是顺义县比较富庶的地区。春天，小河的流水冲刷着五彩的卵石，山头的野花点缀着绿色的原野；夏天，无边的麦浪一片金黄；秋天，丰收的歌谣到处传唱；就是在“千里冰封万里雪飘”的冬天，农家屋檐下的红辣椒也洋溢着山乡的喜悦。要说，在这美丽富饶的地方，人民应该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。

但在解放前的漫长历史中，特别是民国以后的岁月，帝国主义的枪炮打破了这里的安宁，腐败政府的苛捐杂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，贪婪地主的盘剥堵死了穷人的活路。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，全村3900亩耕地就有2000多亩集中在少数几户地主手里。他们出租土地，雇工干活，放高利贷，残酷地剥削农民。号称“铁村政”的伪村长焦俊珍更仗着日本侵略者的势力，巧立名目，横征暴敛，稍不如意，就说你通共抗日，随意打骂，甚至送到龙湾屯据点里，交给日本鬼子，弄不好就得家破人亡。穷人走投无路，有的流落街头，沿村乞讨；有的卖儿卖女，外出逃荒……

社会，黑暗到了极点。

人民，痛苦到了顶峰。

革命，不可避免

斗争，就在眼前。

香黛和玉河的后代将在这里演出一场威武雄壮的活

剧。小白龙的精灵也将死而复生，和黑虎精的阴魂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龙虎斗。

要活命，闹革命

1894，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那一年。

深冬，寒夜，在焦庄户的一间破土房里，一股冷风，吹醒了一对患难夫妻。

男的说：“老天也专要穷人的命啊！”

女的说：“咱有小白龙保佑着，冻不死的！”

男的叹口气，又说：“唉！小白龙早累死在山上，顾不上咱们了。”

女的却满怀希望地说：“我刚才还梦见小白龙了呢！银鳞银甲，照得可院子一片白光。说不定小白龙又要降生，咱穷人该有好日子过了！”

男的明知道这是幻想，可不愿意说破，一边随口搭音地说：“那敢情好！”一边往女的那边靠了靠。

女的也往男的那边靠了靠，裹紧了被子……

第二年，还是在这间小屋，随着一串婴儿的哭声和那对夫妻的长吁短叹，小马福来到了人间。

父亲皱着眉头说：“又添了一张要命的嘴，多了一条受罪的命！”

母亲摇了摇头答：“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！”

父亲叹口气说：“回头还是送人放生吧。”

母亲反对道：“死也不抛心头肉！”

小马福“哇哇”直哭，不是问，也不是答。但他毕竟在马家落了户。

由于家里穷，他们弟兄五个，一个刚刚断奶就送给了人家，一个熬到会走却活活饿死。就剩下马福哥仨和父母相依为命。大小五张嘴全靠父亲扛活来养活，整天吃糠咽菜，还是吃了上顿愁下顿。遇上春荒或灾年，就更揭不开锅了。由于营养不良，马福刚会走就得了大肚子病。也没衣服穿，常年裸身露体，瘦得皮包着骨头，细胳膊细腿大肚囊，小细脖上挑个大脑壳，活像一个小木偶。又正是贪玩的年龄，在家呆不住，整天腆着个肚子满街跑。父母整天忙着奔命，也没工夫给他起个名字，村里也没人细问，都顺口搭音地叫他胖肚。他不爱听，也没办法，父母还没给他起名嘛！

这天，妈妈把他揽在怀里，抚摸着他的脑袋说：“孩子，咱们家祖辈受穷，世代受苦，就盼着改天换地。但愿你能赶上好世道，有福享。我看，你就叫马福吧！”他一听，高兴地回答：“行，就叫马福，将来好有福享！”说完，一蹦高就出了家门，逢人便说：“我有名字了，我叫马福！”从此，人们不再喊他胖肚，马福的名字叫开了。

刚到七八岁，马福就随着扛活的父亲去“赶饭担”。那时，地主为了更多地剥削长工，让他们“揪着公鸡尾巴下地，摸着门框收工”，挑着担子把饭送到地里。一些穷孩子饿得没法，就随大人给地主下地干活，吃几口长工们的剩饭，这叫“赶饭担”。好容易凑和到14岁，积劳成疾的父亲又一病不起，扔下他们孤儿寡母，离开了人世。

大哥为了活命，一口气下了关东；二哥为了糊口，一跺脚跑进北京；马福年幼，无路可走，就去给地主当“小伙伴”，干一个整人的活，只挣半个人的工钱。熬到长大成人，就去给地主扛活打短，一直干到28岁。

1923年临近年关，东家给长工放了假。晚上，马福顶着寒风，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。进屋一看，黑洞洞的一间屋子四个旮旯，没有一丝暖气；掀开锅盖一看，锅底上的一点剩水早已结冰；打开面缸再瞅，连块老鼠屎都找不到；炕上，病饿的老母亲蜷缩着，不住地呻吟。他在屋里转了两圈，一屁股坐在炕沿上，含着眼泪说：“妈，我在家里也呆不下去了，这样下去饿不死也得穷死！”老人一听，浑身直打冷战：五个孩子，就剩下一个还要走，天哪！这是什么世道啊！她眼泪汪汪地看了儿子一眼说：“福啊，你也……”一句话没说完，就泣不成声了。

马福沉默着。

母亲啜泣着。

一会儿，老人止住了哭泣，叹息了一声说：“福啊，你要走就走吧，甭惦记我。”

马福望着年近70的老母，扑通一声，双膝跪在了床前……

第二天，马福借钱买了一挑子白薯，顶着凛冽的寒风，奔向口外，一去就是三年多。

东北混不下去，回到家里，还是没法过。他一咬牙，又下了天津。干杂活，当临时工，吃苦受累，挨打受骂，累得他腰弯背驼。在那里，他目睹了外国侵略者的野蛮狂妄，经历了资本家的残酷狡猾，体会到穷苦人的热情义